

生活况味

贾府里的茄鲞与家常菜

□孙南郁

茄子的吃法颇多，可炖、可蒸、可炒、可炸、可腌、可烤，各有味道，但是，若把茄子弄得如茄鲞似的那么高档，那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就不是普通的家常饭菜了。假如有人请我吃茄鲞，偶尔一次我也可能为之叫好，如果长期这样吃下去，我也会因“吃腻了膈”而“闹起故事来了”……

大年初一刚过，初二这天我就匆匆回到自己的小家，为的是赶快吃上家常饭。饭后，我在三友网络小群“勾圈”里写道：“回到我的小家，喝碗玉米稀饭，真是好啊。”

友声来了：一个说“真是”，后边加了感叹号；另一个说“我也是”！初一晚上，拙荆就急不可耐地烧了玉米糊涂，各自舒畅地喝了两碗”，并说“昨天晚上和邻居们闲聊，听说也都回归家常饭菜。看来人同此胃，胃同此理”。

这使我想起《红楼梦》贾府里茄鲞与家常菜的事。

贾府里餐桌上多美食，最让人难忘的大约是把刘姥姥吓了一跳的“茄鲞”那盘菜。茄子，是常人皆知的一种蔬菜，本来不是什么稀罕东西，然而贾府的茄子不一般，正如王熙凤所说“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贾府的茄鲞是茄子腌腊食品，这腌腊后的茄子就连年年种它、年年吃它的老庄稼人刘姥姥也没能品出茄子味儿来，不相信嘴里正在嚼的是茄子：“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了，只种茄子了。”当刘姥姥得知“真是茄子”时，就说“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书到此处，休说是因有求于人而讨好贾府上下的刘姥姥，就是我们普通读者对这茄子也产生了少有的兴趣，急着要看个明白“什么法子弄的”，甚至会有“我也弄着吃去”的想法，毕竟茄子是易得的东西。

听罢王熙凤介绍茄子的制作方法，岂

止是刘姥姥，那些对这茄子有点想法的读者也会为此心凉半截：“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谁知“不难”的仅是削去茄子皮，后边的工序却是：“只要净肉，切成碎丁，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作为贾府“不难”的茄子腌腊之事，若放在平常的人家制作可就是大难了，所以刘姥姥听了吓得“摇头吐舌”喊“佛祖”。

茄鲞一菜凸显了贾府锦衣玉食之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变着法子去吃、变着法子花钱的阔绰生活。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贾府也不一定把茄鲞当作最好的常用菜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怕花银子，而是若长此吃下去他们的肠胃会因不适而“闹起故事来”。人若每餐吃那原味的熬、炒茄子是能够咽得下去的，假如每餐吃那没有茄子味的茄鲞就不一定享受得了，犹如贾府里的“鸭子肉粥”，香且营养丰富，只是与家常稀饭相比，常喝鸭粥是必厌无疑的。

想想看，书中不是写了么——刘姥姥羡慕贾府的茄子，贾府的人还想吃刘姥姥家的茄子呢。此事虽然没有茄鲞之事那么引人注意，若说饮食之道，它比茄鲞的制作方法更值得思考、探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带来两口袋“枣子倭瓜并些野菜”，对平儿说：“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菜蔬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着

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地也吃腻了，这个吃个野菜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刘姥姥带来自家种的瓜菜，果然对了老太太贾母的心思，说：“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摘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

当刘姥姥这次收获颇丰临回家之时，平儿告诉她：“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干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里说的“灰条菜干子”，就是野蔬灰灰菜的茎尖烫晒后的干菜，“茄子、葫芦条儿”也是干菜。在年前，黑山村的庄头乌进孝送到贾府的年货中就有“各色干菜一车”。贾府“上上下下”，当然是指上至贾母下到体面的仆人，他们竟然也喜欢吃农家菜食！

贾府对各色干菜如何做吃，未见于《红楼梦》中，可是从对青菜的做法里，也能看出对茄干是不会全腌腊为茄鲞的。《红楼梦》写晴雯吃炒芦蒿，不用肉炒，不用鸡炒，说荤的不好，用面筋儿炒，还要少搁油才好。三姑娘和宝姑娘吃枸杞芽儿，要吃油盐的，清炒。她们是会吃的，吃的是清淡真味。芦蒿是草本植物，非常鲜嫩，油多必腻；枸杞是分枝灌木，芽儿鲜嫩却耐嚼，若清炒少放油盐，既难去其野气又失其嫩滑口感。《红楼梦》作者如菜性、知真味、知烹调，虽一蒿一芽两个素菜，可见其对美食的真知灼见。同是在贾府，同

是对蔬菜，制作却与茄鲞大不相同，这也是烹调之法，一个是求其奇巧，一个是求其真味；要吃农家菜真味，自然不能把茄干做成茄鲞。

贾府的人怎么也喜欢农家菜呢？刘姥姥说“吃腻了”“吃些野菜儿”；厨房里柳家的抱怨上等丫环说：“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每日肥鸡大鸭子，若不“倒换口味”，任何人都有“吃腻了”“吃腻了膈”不能下咽的时候，就是整天“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的刘姥姥，若吃得起，连日大鱼大肉不换样，也会想着回到她平时所看不上眼的菜蔬杂粮家常饭上来。荤素互补，合理调配菜食，以适应肠胃之需才是饮食正道；倒是柳家的“将些儿也罢了”的话，是极不负责的懒厨之言。

贾府“白玉为堂金作马”，珍馐玉饌不足为奇，白花花的银子还能买不来蔬果干菜吗？为什么贾母、平儿偏偏想着刘姥姥家田地里出产的东西呢？还是看看贾母怎么说的：“我正想个地里现摘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田地里的好吃。”这里说的一是“现摘的”，二是“你们田地里的好吃”。刘姥姥送来的瓜菜，是适时现摘的“头一起”上好“尖儿”，没有菜贩为高产快卖而想方设法催使它速成，也没有经过水泡、窖捂、磺熏之类使其增色，种得好，收得适时，味道纯正，又是头茬，当然好吃

了。干菜也是好茄子、好葫芦出好条干儿，这些都是在市菜市上不易遇到的“干货”。说到此处，加题外话：近些年，我常用樱桃、猕猴桃、山枣、山楂浸泡普通的高度白酒，深知好品质的干鲜果品出好品质的酒味；同一棵露天自然生长的樱桃树，头茬与末茬樱桃味道区别大着哩。所谓“歪瓜裂枣”好吃、“烂桃不烂味”之说是不可信的。由上文所见，贾母能品出瓜菜的优劣，也是知味会吃的人，她要吃的是与山珍海味、肥鸡大鸭子相配的新鲜瓜菜真味，而茄鲞只不过是一种新奇的小吃花样，长期用它开胃下饭还真不行。

说来贾府的茄鲞也不是有钱人都能做成的，虽然王熙凤说“这也不难”，但是茄鲞的添加之物“各色干果子”都是哪儿“色”？当年王氏没有细说，你问谁去？干果子不同，腌腊技法有异，这茄鲞就不是那茄鲞了。试想，八宝豆豉若换成杏仁这一“宝”，还有那个味吗？再说王熙凤所言茄鲞的做法也未必能当真，就如她告诉刘姥姥一两银子一个的鹌鹑蛋，是夸张、开玩笑说不定。

茄子的吃法颇多，可炖、可蒸、可炒、可炸、可腌、可烤，各有味道，但是，若把茄子弄得如茄鲞似的那么高档，那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就不是普通的家常饭菜了。假如有人请我吃茄鲞，偶尔一次我也可能为之叫好，如果长期这样吃下去，我也会因“吃腻了膈”而“闹起故事来了”，那就是避开为上，溜之乎也。

心灵点击

以生命叩问生命

□马静

在直面苦难时依然选择“好好儿活”的勇气。不妨听听史铁生的低语：真正的救赎不在别处，恰

初识史铁生，是在小学语文课本《秋天的怀念》里。这篇被泪水浸润过无数次的课文，总能让喧嚣的教室瞬间陷入静默。那些未曾言明的思念，化作北海公园的菊花、杨树的“毛毛虫”，以及母亲欲言又止的“跑”和“踩”，在字里行间生长出令人心颤的温柔。当学生们哽咽着念出“要好好儿活”时，我总能在他们湿润的瞳孔里，看见生命的庄严正在悄然萌发。

这位21岁便困于轮椅的作家，用十五年光阴丈量着地坛的四季。在古柏苍苍的庭院里，他并非在咀嚼苦难，而是将肉身之痛淬炼成思想的锋芒。从《秋天的怀念》到《病隙碎笔》，史铁生始终在完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突围——当命运将生命压缩成轮椅的方寸之地，他却以笔墨开辟出辽阔的精神疆域。那些被透析机过滤的时光，反而结晶出最纯粹的生命哲思。

记得讲解课文时，有个孩子突然伏案痛哭。原来文中的母亲让他想起自己病中彻夜守候的母亲，那些未曾留意的细节，此刻都在记忆里熠熠生辉。这恰是史铁生文字的魅力：他不刻意煽情，却总能在平凡褶皱里掘出情感的脉脉。就像地坛里那位默默注视他的老园丁，母亲未说完的牵挂，都化作岁月里最坚实的年轮。

再有六年，我就要退休了。作为一位从教三十三年“老教师”，我在这间农村小学的三尺讲台上送走了数百位毕业生。每年春节，都有不同届别的学生来给我拜年，他们津津乐道的都是当年我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厉管教。学生们回忆起来的都是一件件诸如认真教书、认真批改、认真考试、认真家访的往事，总是离不开认真二字。他们毕业那么多年了，还能记得和看望自己的小学老师，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最厚重的回报。当学生困惑于“活着究竟为何”，我常在《我与地坛》中寻找答案。史铁生的轮椅便成为最生动的教具——生命不因残缺而贬值，恰是在与困境的对峙中显现其庄严。正如他戏称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这种举重若轻的智慧，让三尺讲台上的粉笔灰都闪烁着哲理的光芒。

突然想起了母校枣庄市师范学校的一条标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它高高地悬挂在正对学校大门的教学大楼上，非常庄严醒目。记得当年在我们新生入学的大会上，老校长充满期待地对我们说：“在校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学高才能做人师，才有资格教导学生；毕业后要严于律己，只有做一个正直高尚的人，才有资格培育学生。”我想，这应该是我在师范学校三年学生生涯中得到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何尝不是地坛里的思考者？我们播撒的每个汉字，都可能成为学生生命里的坐标。我忽然懂得：教育本就是生命的相互照亮，正如史铁生用地坛的星光点燃无数迷途者的心灯。

我觉得，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们面对的是一张白纸一样的孩子，他们对老师行为还没有分辨能力，但是他们会跟着老师学，跟着老师做。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学习的标杆、做人的底线。

读一篇好文章，会有一时的好情绪；上好一节课，会有一天的好心情；做一份有良心的工作，会有一生的安心；做一个好教师，则是一个人回报社会最好的修行。

合上书页，地坛的钟声仍在耳畔回荡。这位用轮椅丈量生命宽度的哲人，早已将绝望锻造成通天的梯子。当我们在教学中遭遇瓶颈，在生活里陷入困顿，不妨听听史铁生的低语：真正的救赎不在别处，恰在直面苦难时依然选择“好好儿活”的勇气里。这或许就是文学与教育最深刻的共鸣——以生命叩问生命，用烛火点燃烛火。

春来了

□胡永忠

春来了
大地把浸润了一个冬季的画布
铺开
阳光在某一个清晨
早早起来
在离她最近的那个山坡
伸了个漂亮的懒腰
把春风披在身上
唤醒每一条山川河流 然后
在每一处耕牛经过的路口
与春天立下契约
让所有生命的孕育
不要再分白昼与黑夜
让生锈的犁铧黑夜里依然闪光
再次耕耘出5500年前的姿态
古老丰腴土地上写下诗和远方

春来了
爷爷穿上最漂亮的衣裳
和所有邂逅打着招呼——春来了
爷爷目光所及之处
缤纷炽热绽放
爷爷把喜悦镌刻在额头皱纹里
让叽叽喳喳的喜鹊把快乐传递
让溪水的欢畅把喜悦捎走
让每一片绽放的绿叶把“春”标注
让每一瓣花采把“春”舒展
让五颜六色翩翩起舞

那曾经是爷爷不停挥舞的衣袖
在每一个挥鞭的黎明
爷爷用抑扬顿挫的吆喝声
把耕牛的深沉一遍遍地诠释
犁铧的正面闪亮
映照出爷爷的目光
这时 太阳就在犁铧的背面
写下一行行跌宕起伏的诗句
每一首诗句
都是爷爷最喜欢的收获
在阳光最刺眼的某个清晨
爷爷被AI晃了眼
爷爷就像是又穿上儿时的布鞋
轻盈地穿过原野
穿过河流
穿过时间的幕墙
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默念：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辛庄水韵 刘明祥 摄

往事悠悠

难忘故乡槐花香

□燕开良

那些盛满槐花香的岁月，在我心底时常重温；那槐花飘香的季节，已成为我无法忘却的记忆，这记忆犹如盛开的槐花，照亮了光阴，馨香着岁月。

我童年时期的故乡燕庄，是一个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庄。村里村外除有依依的杨柳和枣树、杏树、桃树等树木外，河边、沟沿、坝顶及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植有粗糙苍劲的洋槐树，也称刺槐。因洋槐花可以吃，且它是在每年的四五月份盛放，这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平常百姓家，这时都吃洋槐花，用它充饥维持生命。我对洋槐花情有独钟，多年来，每到槐花盛开时，我总会想起童年吃槐花的往事，那留在舌尖上的洋槐花的清香，至今让我难忘。

曾记得，每年的四五月份，千树万树槐花开，村庄里像似下了一场雪，空气中充满着槐花的芳香，家家户户都被包裹在槐花的世界里。远远望去，那一簇簇乳白色的槐花如团团云絮，随风曼舞；走近观赏，那一串串白青花儿，像是串串珍珠悬挂在碧绿的叶子上。槐花竞相开放，香味扑鼻，成群的蜜蜂在辛勤地采蜜，结对的蝴蝶忙着授粉，传播花香。孩子们对槐花情有喜爱，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举着用竹竿做的“勾搭”到处勾槐花，一边采摘，一边捋一把往嘴里塞，清香甘甜，让人回味无穷。

在我家的院子中，有一棵大洋槐树，它是我爷爷亲手栽种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棵树的树干盘曲着，有着虬龙般的气势，伟岸高大，枝繁叶茂，婀娜起伏，浓荫蔽日，像一位慈爱的母

亲，呵护、滋养着我们全家。春来，槐树长出了新芽，鹅黄嫩绿，凝神望去，似有绿树氤氲，顿时整个院落就有了生机。不用多久，那些绿色就会显得葱茏繁茂了；再过几天，那些奇妙的花蕾精灵就会在人们期待中争先恐后地绽放开来。微风吹拂，花枝颤动，淡淡的清香顷刻溢满了庭中院落。

在槐花飘香的季节，哥哥姐姐们每天都带着我去采摘槐花。他们在竹竿或棍棒的一端绑上镰刀，专勾槐花密集的树枝，一个个开满槐花的树枝掉落在地上，任我采摘，我边吃边往篮子里放。有时候，哥哥还爬到树上采摘，被树枝上的刺划伤了皮肤，他也不怕。槐树的叶子且黄且绿，如翡翠一般，不光经看，还可贴在嘴边当做哨子吹着玩。

在那个年代，因为饥饿感，总让我们时刻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对食物的追求上。因此，清新的带有特殊甘甜的槐花，便成了我们可以采来果腹的食物。我们每次都采摘很多槐花，一部分生吃充饥，一部分让母亲做槐花饭，另外母亲还要留出一部分送给邻居和亲戚。每逢采摘槐花的季节，母亲几乎天天给我们做槐花饼吃：把洗净的槐花切碎，打入一个鸡蛋，加入适量的玉米面和地瓜面，放点盐搅拌均匀，捏成饼子，锅里放几滴豆油，生火把饼子煎至两面金黄，这样就做成了槐花

饼。槐花饼酥软好吃，我很喜欢，每次都是吃得肚子鼓的，才没心思。母亲心灵手巧，各种各样的槐花饭都会做：凉拌槐花、包槐花饺子、做槐花丸子、蒸槐花窝窝头、烧三鲜槐花汤等，这些都是当时我家饭桌上的美味佳肴。每逢吃饭时，打开锅盖，那槐花饭香总让我垂涎欲滴，深感幸福。母亲还将剩下的槐花晾干储藏起来，等到青黄不接的春季当饭吃。记忆中，每到一年一度吃槐花饭的时候，总能吃顿饱饭，这让我刻骨铭心。

在我童年纯净的世界里，我不知道牡丹花儿的娇艳，就连月季、海棠等普通的花也不常见。然而，我可以奢侈地欣赏、享用这大片大片紫色的槐花，这使我感到非常幸运和幸福。半个多世纪以来，故乡的洋槐花常在我梦里出现，它们像是我的好朋友，一直陪伴着我。现在，餐桌上丰盛了，历经百味之后我才发现，槐花、榆钱以及荠菜等，这些长在乡间的树木花朵和野菜，才最养心怡情、养生保健。

那些盛满槐花香的岁月，在我心底时常重温；那槐花飘香的季节，已成为我无法忘却的记忆，这记忆犹如盛开的槐花，照亮了光阴，馨香着岁月，使我念念不忘。这不，适逢暮春初夏，故乡的槐花又开了，它开在和諧的盛世，那芬芳馥郁的槐花香，永远走不出故乡的味道，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